

国家大剧院：外壳，生命，开放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5_9B_BD_E5_AE_B6_E5_A4_A7_E5_c57_613018.htm “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就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从西长安街南望，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盘旋于地平线之上，夕阳中的曲线澄净柔和，这座14.9万的综合性剧院建筑，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正式亮相，引起了举世瞩目。9月25日，国家大剧院首次向人们敞开胸怀，首场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二楼尚未营业的咖啡厅里，大剧院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有着瘦削的身躯和聪慧的面庞，有着亚洲人一样黑亮的眼睛，与8年前不同的是，褐色的头发已成花白。1998年4月，安德鲁参加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历时1年4个月，他的“巨蛋”方案在来自10个国家36个设计单位的69个方案中拔得头筹，1999年7月，获选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方案。8年时间倏忽即逝，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刻，我几乎都快要崩溃了，可回过头来，想到的都是欣喜和甜蜜。”他回忆说。他的草图变为现实，国家大剧院终于成为一个高耸于湖面的半椭圆形球体。南北两个入口包覆钛金属板并配以透明玻璃框架，仿佛向两侧来开的巨大幕布，剧场内的灯光穿窗而过，巨大的半球仿佛一棵生命的种子。“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就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这就是我的

设计灵魂：外壳、生命和开放。”安德鲁说。8年后的今天，这个令人惊叹的方案伫立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巨大的绿色公园之内，一泓碧水环绕着椭圆型的银色大剧院，钛金属板和玻璃制成的外壳与昼夜的光芒交相辉映，色调变幻莫测。建筑物在水面的倒影构成了大剧院的外部景观，观众将从水下通道进入其中。从远处眺望，水波中的倒影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弧线型的中央玻璃天篷像是打开的幕布，显露出内部金碧辉煌的歌剧厅和色调如古乐器那样深沉的漆木饰空间。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明晰又隐秘的肌体。它广泛地采用了玻璃制造、面墙装饰、复合结构方面的高新技术。建筑内部，地下设小剧场，地面层坐落着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它们由道路区分开，彼此以悬空走道相连。歌剧院的四周是部分透明的金色网状玻璃墙，顶上是从建筑内部能够看到的永恒天空。其主要设施包括一个拥有2416座的歌剧大厅、一个可容纳2017名观众的音乐厅、一个剧院以及商店、展览馆和餐厅。就各种功能而言，该项目会使人想起巴黎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安德鲁说这是在创造大型的丰富多彩的公共场所方面十分成功的一座建筑。1967年安德鲁29岁的时候，设计了圆形的巴黎查尔斯#8226.安德鲁设计了今天屹立于世界范围的数不清的机场规划，荣获许多国际建筑大奖，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国：与人合作的法国巴黎“新凯旋门”德方斯的大拱门、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终点站、中国广州新体育馆……当然，最多的还是飞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埃及开罗机场、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机场、日本大阪关西机场、文莱机场、中国三亚机场、以及上海浦东新机场等等。而在此之

前，这些地方许多还是不毛之地，他的精湛地技艺让这些陌生的名字变成了世界性的新地标。安德鲁的许多作品，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其品质与力量仍然摄人心魄。在他的影响下，巴黎机场公司的活动逐渐向大型标志性建筑设计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位工程师，保罗·安德鲁用不同于“纯”建筑的方式来看待他的建筑，他的方法并不是将美学标准进行简单的复制或者无想象力地应用于基础结构中，而是积极探索并且使其遵循一个严格的规则。作为一位建筑师，安德鲁在机场建造领域具有很深厚的造诣。他的设计具有渗透性，就像一个美丽的贝壳张开心灵沐浴在阳光里。他的建筑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个理性化的地方，在那里所有的设施功能完整，人们身处其中会感到舒适、惬意。鉴于日本几个项目的钛表面出现的老化现象，安德鲁决定将国家大剧院结构中的钛保持其未处理的状态，以呈现天空的反射，而且还对钛进行了特殊氧化以经得起将来的清洗。为与闪光的金属外表面形成鲜明对比，安德鲁用暗红色木材衬在屋顶内表面。在此后的18个月中，安德鲁对他的设计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但是，他的基本构思则保持不变：剧院立面没有缺陷、建筑没有背面，并且所有停车场和技术设备用房都设在地下。此外，他坚决要求将该项目的最重要的部分剧场定位在建筑的中心点，并且此建筑应当与相邻的人民大会堂在同一轴线上。他的未来派风格的设计和外籍身份引起了中国建筑业的诸多震动。安德鲁的设计创造了一系列的外壳层和活动层面水池甚至可在冬季兼作溜冰场。游客可从北面经过一个59米长的水下玻璃顶通道入场。“我的设计为天安门广场添了一些水，可以起到改变人们生活环境和景色的作用。大剧院的水

下入口是我的得意之作，也是我设计中的重要部分。我要让人们有这样的感觉：首先，要让人们有进入到这个‘壳’里去发现什么的愿望；而当你从水下进入这一艺术殿堂的时候，你马上就明白了，这与你去购物中心不一样，与你去参观历史古迹也不同，这里全改变了，你的精神要有所变化，你要有一些新鲜的感觉。这是一个有梦幻色彩的地方，你应该为此有所改变。而通过这样一个抽象的、简单的、梦一样的入口，进入到大剧院里面之后，又应该让人感到生命、活力、丰富和魅力无穷。还有，大剧院应该是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不一定每次都是为了来看戏或听音乐会，也应该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他说。在宏伟的中庭内，每一个演出厅都有独特的建筑形式。例如，歌剧大厅覆盖着金色金属网。厅内的座位呈舒缓的曲线形排列，并且室内看不到明显的转角，声学顾问对此颇有微词。为了获得良好的声学效果，安德鲁使用编织的金属网来控制各排弧形的座位，使声音可穿过后墙。金属网和墙壁之间的空隙可以设置彩灯照明。小剧院具有1040个座位，墙面包覆丝织品，将用于京剧表演，而京剧这一传统的表演形式需要与观众紧密互动。与之相反，方形的白色音乐厅中的一排排座位则能让观众远距离悦目欣赏。对于剧院来说，其储存空间、技术设备甚至货运区都设在地下，因此不会影响上面的各种活动。该工程项目的垂直分层的结构形成了歌剧大厅上部逐层退后的平台，从平台上能够看到紫禁城和天安门广场周围的人民大会堂等建筑。作为北京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第一个“大项目”，国家大剧院已为国际建筑师们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今天的安德鲁，对建筑探索的信心压倒了他在这片质疑声中的惶惑。“100多年前

，当建筑师埃菲尔设计的铁塔刚建成时，尤如一个钢铁怪物，沉甸甸地压在法国人的心上。几十年前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剪彩时，被设计师特别设计在建筑外表的横七竖八、纵横交错的管道让前来参观的人们惊呼‘工程还没完工！’，而一旦知道这就是已建成的艺术中心时，几乎没人敢叫好。当贝聿铭拿出透明金字塔作为卢浮宫入口改造工程方案时，一片瞠目结舌和反对之声，认为设计完全破坏了法国人为之骄傲的卢浮宫整体风格。时间将证明一切。”正如安德鲁所解释的那样，他的建筑“正在创造连续和分裂，但不会引起冲突。”安德鲁说：“我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理解主要有4点：第一，地点决定了它的象征意义：旁边的人民大会堂象征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大剧院则应该成为文化的代表；第二，它是一个新的、庞大的重要建筑，一个可代表新世纪的建筑，一个倾注了人们强烈愿望的建筑；第三，要有完备的社会功能，就是说，好用，而且人们爱用；第四，外观要吸引人，有文化感、历史感。”谈到国家大剧院是否与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县吻合这个老话题，安德鲁说：“中国建筑的传统是什么？大屋顶？我知道中国建筑界一直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之争。问题是，如果对要去符合的传统很了解，知道应该要什么；或者，对要去符合的传统一点不了解，可以放开想象，不受限制；最麻烦的是，只知道一点，既不敢想象，缩手缩脚，又没能真正体现传统，效果肯定好不了。

”“建筑师也不可能在对某国的文化真正懂了之后才去那里设计、工作。即使对法国文化，我也不敢说我已经懂了。建筑艺术也像文学、音乐等艺术一样，首先是一种创作、创新，复制、抄袭、模仿都不是建筑师应该做的，那是工匠做的

。而艺术创作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国界。” “一定会使北京更美” “水晶蛋壳”在艺术上的“多功能”，曾经是中国传统建筑界颇感疑虑的焦点之一。有些人认为，安德鲁的设计是个“花架子”，耗财而不实用。安德鲁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认为，现在界定剧院的功能，如果还是仅仅局限在传统的“看戏”这唯一概念之上，就是大大落后于国际潮流了。“我首先试图把剧院设计成一个戏剧的社区，而不仅仅只是大小3个剧场。它既能对观众开放，又可对所有的公众开放。所以我设计了观众和公众的不同通道。人们从地底走到平面再走到高台，既可尽情观赏周边湖面景观，又能够眺望紫禁城内的无穷秀色。我还设计了能够举办各种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的空间，使这里在白天也有生气。通过这种设计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们来感受文化。” “我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所有人未见过的方案。这是一个很有雄心、创意的方案。它不仅外表很美，而且内部功能齐全。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里面像个城市，有许多街区。可以听音乐，可以散步，有展览，还有其他商业、文化设施。就是不听音乐，到这里来散步、参观访问，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尽管叫国家大剧院，但它不仅是为爱听歌剧的人设计的，也是为大众设计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剧院内部设置了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四个部分，但还有第五个部分，就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而创造的活动空间。” 这个建筑跟周围很多环境能够很好结合。在跟大会堂配合的问题上，大会堂立面非常垂直，大剧院应成为一个对比。你如果把大会堂的美显出来，又不压抑其光辉，就成功了。于是我把大剧院每个角度都看成一个立面，而不是设计成

四个立面，与大会堂形成非常强的对比，以显出建筑的美。阳光从天上洒过来，不同的时刻，在大剧院上面显现不同的色调，这又与大会堂形成反比，而成为协调、对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安德鲁说：“我想指出两点：第一，这个设计体现的不是丧失理智、疯狂的想法，它是理性的设计。第二，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就不在乎在生活中冒一点险。但我并没有抹杀中国传统，我希望20年后，这个剧院会被称为中国的建筑。”安德鲁接着说：“我的设计非常注重对照与平衡。‘蛋壳’这个简洁的结构，虽然与古典的周边建筑形成强烈对照，但仍然保持着一种对话的呼应效果。”“一个形式简洁的‘蛋壳’，将所有的生命力笼罩其中；而这个‘蛋壳’又被悬浮在水面上。当人们走进歌剧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步入了一个‘梦幻世界’！人们可以抛弃尘世纷乱，进入童话般的世界之中。为了不让观众在进入的时候过于突兀，我又设计了一条长长的通道。观众步行其上，可以有空间和时间隔水远观自己心中的梦幻世界。”“广场上加了水，出现了一个围绕大剧院的小湖，这对广场的景色是个补充。从空中看北京，紫禁城是被一个护城河围住的，不远处又有北海和中南海，围绕大剧院的小湖正是这片水域的恰当延伸，北京城整体的环境没有改变。”安德鲁对自己的设计方案非常自信：“也许，在成为一个看得见、进得去的建筑之前，人们很难想象它的美丽。但一旦它建成，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而不是那样设计。”谈到中国人能否接受一个欧洲人的设计时，安德鲁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将是一个中国的建筑，一个中国人享用的文化设施，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它的设计者是哪国人，根本无关紧要

。前不久奥运会期间，悉尼歌剧院的画面几乎天天都在电视上出现。有人提到它的设计者是个丹麦人吗？没有。这是悉尼的象征、澳大利亚的标志，有谁在乎它的设计师是谁呢？”安德鲁激动地表示：“我敢打赌，当中国国家大剧院建成，人们徜徉其间时，多数人都会喜欢我的设计。大剧院是有文化和教育功能的场所，是一个可以充分呼吸和享受的文化空间。这就是我这个设计的目的。”作为建筑师，我们有幸生长在中国大发展的黄金年代，充满机遇、冒险和挑战。安德鲁说：“至于中国该不该建国家大剧院，我倒想指出一个事实：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剧院、大教堂是在这个国家最富有和强盛的时候建的。恰恰相反，很多重要建筑都是一个国家在追求国家强大的时候建成的。”“对一个古老的城市来说，新的建筑设计更要谨慎，但不是一动不动。如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留到今天更好，但既然已经没了，就得想新的办法。难道就此不再设计新的建筑？”安德鲁充满激情和自信地表示：“我相信我的设计一定会促使人们思索北京的建筑设计。一句话，它不是使北京变丑，而恰恰是相反！”面对风格上的质疑，安德鲁表示：“我知道有些中国人认为国家大剧院和周围的环境不相匹配，但我相信它会和周围环境融合得很好。人们说巨蛋和故宫风格不相符，但实际上它离故宫很远。而且，你们真的认为天安门和故宫的风格就那么相符吗？你们真的认为紫禁城周围的建筑有利于凸显它的固有风格吗？”按照他的话来说，世界上不会有哪个建筑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说实话，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很大，但只有16个人支持我的设计。当建筑师在卢浮宫内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人们指责建筑师说：你对法国文化一点都不了解，你们毁掉了这个宫殿。但当建成以后，事实证明那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 为什么来中国？安德鲁用三个理由解释：这里发展迅速，这里的文化和精神吸引着我，这里离法国很远。为什么离法国远也成了理由？安德鲁摇头微笑不语。“北京的确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工地。北京的确已经失去了很多旧有的东西，这很可惜，但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同时，旧有的建筑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我们总要找到一定的解决办法。这不仅仅是自身文化的问题，也是吸收外界影响的问题。” 他认为，在全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应该抱着同样的态度，即文化、建筑等等都需要交换和交流。“你要吸引其他地方的人来，你也要对其他地方的文化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东西，在这其中你会有收获也会有牺牲。这很正常。不要相信这种观点：你不需要这个世界，你不需要外国人。你总会是你自己，不要害怕。” 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